

## 泛說「啃老」

楊繼良

## 域外漫筆

我在兩年前寫的一篇「啃老族」中提到，三十年前初到美國時，看到美國的青年人滿十八歲就會獨立生活，沒有見到賴在家裡不走的。這幾年，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後，失業率高企不下；美國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都到了退休年齡，他們的下一代以自我為中心，被稱為「自我一代（me generation）」正當創立事業的年齡，卻令人感到意外地退縮回家啃老。這個現象有點「方興未艾」，泛見於多個國家。

最近，朋友在電話裡提到，她在網上看到的一則英國的啃老故事，使我頗開眼界。一對住在英國林肯郡郊外村落裡的老夫妻倆，年齡分別為八十多歲和七十八歲，結婚五十多年，有一個五十歲的女兒。女兒帶着女婿搬到父母家來住了，說是自家的下水道損壞，不能住。接着又要求使用父母家空餘的房間，好堆放自己老家中的雜物，顯露長住之意。老媽曾在死前兩周跟朋友在電話中說，自從女兒回來住以後，老夫妻倆每月在伙食和雜項開支上要多付出五百英鎊，捉襟見肘、不堪負擔。

女兒回來兩個月後，老媽和女兒因那間空餘房屋而爭吵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夫妻倆出門，父親臨行前對女兒說「再見罷。但你不會再見到我倆了！」這是兩老留下的最後一句話。

兩老手牽着手站在火車軌道上，迎面而來貨車的司機不斷鳴笛示警，兩老不為所動；火車已經逼近，剎不住，撞了上去……當地的死因裁判官說，「對本案審慎判斷後，使我得出結論，老夫妻倆已經自殺的決心。」

在電話中，我和那位朋友交談各自親身的體會。她說：父母總有希望成龍的想法，同時又難免舐犢情深。如果孩子缺少自立自強的能力，遇到困難就會退縮，回去依靠父母生活。子女越是沒有能力，就越不想站起來、對於父母的艱難也越沒有同情心。上述故事中，對老爸顯露訣別之意的話，女兒居然漠然置之，當然更堅定了老爸的死意。那篇報道最後說，女兒接下來可以做的，是把老爸的那間村舍賣了，還能「啃」那最後一口。

今天，我去醫院驗血時，看到當地的《老年之音》月刊，隨手取一份。頭版頭條有一篇標題為「當成年孩子回家住的時候」的文章，說根據美國一研究機構的統計，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對親屬提供資助的，約達百分之六十二之多；其中少數是幫助了年老的親友，大多數則用在支持回家住下，再也不離去的子女身上。有一位殘廢的老人依靠有限的固定收入生活，兩個成年子女卻經常到「老爹銀行」提款，老人有求必應；那個三十七歲的女兒每個月要老爹為她付房租，同時她的「臉譜」上充斥着上館子、酒吧、夜總會的記錄。

我對為我驗血的那位老太太談到此事，她說確實如此。當前經濟不景氣是個問題，但青年人卻未必沒有就業機會。他（她）們不去就業，理由是自己的資歷比就業職位所需要的高出很多，不願意「屈就」；「縮回」父母家中生活，是最愜意的「出路」。

事有湊巧，我的一位中年朋友從上海來信談到他的兒子，使我很受觸動。他說孩子小時候被外公外婆寵壞了，「生活條件太優越了，不懂事情，不懂得感恩，自以為是。從他出生開始，我一直是操心不斷，都二十歲的人了，還像個小孩子，思想很不成熟。」能如這位中年朋友這樣反省者不多。我還記得，在我少年時，星期天姑母、叔父全家都聚集祖母家，午餐後嬸母正在照料孩子的衣着，顯然露出強烈的親子之情。祖母看出來了，就表示理解地笑着說，「人就是靠這樣的感情延續下去的」。她指的是對孩子的感情比對父母的感情強烈得多，是天理。

需要有相當的理智，看到這樣做對子女沒有好處，使子女在面臨社會競爭時，有充分的競爭力，才能改變氾濫的「啃老」現象吧。曾經有一部電影，描寫母狼把看來還不能自己覓食的幼狼逐出窩外，迫使投入現實的競爭叢林。我們有舐犢情深的天性，但我們所處的卻是社會競爭相當劇烈的世界。不是嗎？

## 文化什錦

微信朋友圈，有個女網友，在晒關於自己的一件雷人的事。

老總急需調用一個招商文案，「召喚」她半小時內必須趕到公司。但她的車子髒了，她從來不開腳的車子進公司。她把那半個小時用在了洗車店裡，整整一個小時後，她開着鋥亮的車到了公司，老總面對她的遲到「咆哮」了。

這樣的遲到自然不可原諒。但是，她說：「優雅，就是不能隨便」。

這位女網友的職業生涯是不是還有光明，那是屬於她的事情。但她的生活觀，倒真要點讚。

優雅，真的就是不能隨便。

什麼優雅呢？優雅就是一種處世不驚，一種心有成竹；優雅就是一種氣度和小小的固執，是從骨子裡折射出的文藝氣息。優雅類似於美麗，但美麗是上天恩賜的，而優雅是從個性衍生出來的，是對自己儀態、生活觀、精神層面的一種操守，一種外在的優美而高雅的呈現。

有位作家說，你將一套五千元的衣服穿得很好看，那不是你的本事，是衣服的本事；你將一套五百元的衣服穿得有品有位，看起來像五千元的甚至更貴的衣服，那是你的本事。

而要把一件五百元的衣服穿成五千元的效果，自然不能隨隨便便，得從各種細節進行打造，你的髮型、你的褲子、你的皮鞋包括你的臉色等等，自然是隨便不得的。如果隨便了，那五千元衣服也就穿成了五百元的樣子。

杭州有家生活網站，我經常會去逛逛。看到類似的一個帖子，點擊量十多萬了，參與討論應該是女人們。

一位說，爲了化妝，她每天早晨一般少睡一個多小時，聽說少睡會折壽，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，犧牲一點生命也是值得的；一位說，她每天上床前都會把第二天早上要穿的衣服拿出來，試穿一下，然後放在一邊。另一位說，她如果前一天晚上沒有想好明天早上要穿的衣服，她就會整個晚上在想，一直想到失眠……

這是一件多麼無聊，但又讓人感動的事情。

無聊的是，這看上去全是庸人自擾。讓人感動的是，她們的固執到了傻的地步。

男人自然是支持女人都能優雅起來，這個道理就像有園林工人在你家門口種花草一樣，你怎麼可能反對呢？

不是說女人是花嗎，那麼花期也不長。真的要支持身邊的女人什麼都不要隨便，開進公司的車必須是鋥亮的，走進公司的步伐必然是自信的，穿在身上的衣服必須是自己絕對滿意的……

優雅，就是不能隨便。

叫藏拙。

我在兩年前寫的一篇「啃老族」中提到，三十年前初到美國時，看到美國的青年人滿十八歲就會獨立生活，沒有見到賴在家裡不走的。這幾年，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後，失業率高企不下；美國戰後嬰兒潮中出生的那一代都到了退休年齡，他們的下一代以自我為中心，被稱為「自我一代（me generation）」正當創立事業的年齡，卻令人感到意外地退縮回家啃老。這個現象有點「方興未艾」，泛見於多個國家。

最近，朋友在電話裡提到，她在網上看到的一則英國的啃老故事，使我頗開眼界。一對住在英國林肯郡郊外村落裡的老夫妻倆，年齡分別為八十多歲和七十八歲，結婚五十多年，有一個五十歲的女兒。女兒帶着女婿搬到父母家來住了，說是自家的下水道損壞，不能住。接着又要求使用父母家空餘的房間，好堆放自己老家中的雜物，顯露長住之意。老媽曾在死前兩周跟朋友在電話中說，自從女兒回來住以後，老夫妻倆每月在伙食和雜項開支上要多付出五百英鎊，捉襟見肘、不堪負擔。

女兒回來兩個月後，老媽和女兒因那間空餘房屋而爭吵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夫妻倆出門，父親臨行前對女兒說「再見罷。但你不會再見到我倆了！」這是兩老留下的最後一句話。

兩老手牽着手站在火車軌道上，迎面而來貨車的司機不斷鳴笛示警，兩老不為所動；火車已經逼近，剎不住，撞了上去……當地的死因裁判官說，「對本案審慎判斷後，使我得出結論，老夫妻倆已經自殺的決心。」

在電話中，我和那位朋友交談各自親身的體會。她說：父母總有希望成龍的想法，同時又難免舐犢情深。如果孩子缺少自立自強的能力，遇到困難就會退縮，回去依靠父母生活。子女越是沒有能力，就越不想站起來、對於父母的艱難也越沒有同情心。上述故事中，對老爸顯露訣別之意的話，女兒居然漠然置之，當然更堅定了老爸的死意。那篇報道最後說，女兒接下來可以做的，是把老爸的那間村舍賣了，還能「啃」那最後一口。

今天，我去醫院驗血時，看到當地的《老年之音》月刊，隨手取一份。頭版頭條有一篇標題為「當成年孩子回家住的時候」的文章，說根據美國一研究機構的統計，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對親屬提供資助的，約達百分之六十二之多；其中少數是幫助了年老的親友，大多數則用在支持回家住下，再也不離去的子女身上。有一位殘廢的老人依靠有限的固定收入生活，兩個成年子女卻經常到「老爹銀行」提款，老人有求必應；那個三十七歲的女兒每個月要老爹為她付房租，同時她的「臉譜」上充斥着上館子、酒吧、夜總會的記錄。

我對為我驗血的那位老太太談到此事，她說確實如此。當前經濟不景氣是個問題，但青年人卻未必沒有就業機會。他（她）們不去就業，理由是自己的資歷比就業職位所需要的高出很多，不願意「屈就」；「縮回」父母家中生活，是最愜意的「出路」。

事有湊巧，我的一位中年朋友從上海來信談到他的兒子，使我很受觸動。他說孩子小時候被外公外婆寵壞了，「生活條件太優越了，不懂事情，不懂得感恩，自以為是。從他出生開始，我一直是操心不斷，都二十歲的人了，還像個小孩子，思想很不成熟。」能如這位中年朋友這樣反省者不多。我還記得，在我少年時，星期天姑母、叔父全家都聚集祖母家，午餐後嬸母正在照料孩子的衣着，顯然露出強烈的親子之情。祖母看出來了，就表示理解地笑着說，「人就是靠這樣的感情延續下去的」。她指的是對孩子的感情比對父母的感情強烈得多，是天理。

需要有相當的理智，看到這樣做對子女沒有好處，使子女在面臨社會競爭時，有充分的競爭力，才能改變氾濫的「啃老」現象吧。曾經有一部電影，描寫母狼把看來還不能自己覓食的幼狼逐出窩外，迫使投入現實的競爭叢林。我們有舐犢情深的天性，但我們所處的卻是社會競爭相當劇烈的世界。不是嗎？

去年夏天離開香港，今夏回來。整整一年未見，這城市於我，依舊熟悉得親切。街角的魚蛋粉店還在；紅頂小巴依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；球場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，仍

是去年常常遇見的，鬆鬆垮垮的衣褲，戴一副黑框眼鏡。

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，我很难想像去年此時，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。人們在街上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擔憂這城市的未來。而我當時身在遠方，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，唯有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，對着那些相片和文字說，文言文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學無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無論是研究、傳播或賣弄文化，都要認真謹慎。即使有真才實學，若需發聲時，也應做足準備，不能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記性太自信，弄不懂的詞，查詢《辭海》，念不準的字，翻翻《字典》，把握不好的典故，翻翻常識書，免得張冠李戴，忙中出錯，被人嘲笑「沒文化」。不然就學學上綜藝節目的蔡少芬，「不懂就不亂說話」，這就

句話就用錯了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就是資深學者、著名教授也難以做到無所不知，偶爾在文化常識上露點怯，也在所難免，會引來善意一笑。當年，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，在報上撰文說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去年夏天離開香港，今夏回來。整整一年未見，這城市於我，依舊熟悉得親切。街角的魚蛋粉店還在；紅頂小巴依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；球場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，仍

是去年常常遇見的，鬆鬆垮垮的衣褲，戴一副黑框眼鏡。

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，我很难想像去年此時，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。人們在街上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擔憂這城市的未來。而我當時身在遠方，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，唯有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，對着那些相片和文字說，文言文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學無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無論是研究、傳播或賣弄文化，都要認真謹慎。即使有真才實學，若需發聲時，也應做足準備，不能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記性太自信，弄不懂的詞，查詢《辭海》，念不準的字，翻翻《字典》，把握不好的典故，翻翻常識書，免得張冠李戴，忙中出錯，被人嘲笑「沒文化」。不然就學學上綜藝節目的蔡少芬，「不懂就不亂說話」，這就

句話就用錯了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就是資深學者、著名教授也難以做到無所不知，偶爾在文化常識上露點怯，也在所難免，會引來善意一笑。當年，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，在報上撰文說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去年夏天離開香港，今夏回來。整整一年未見，這城市於我，依舊熟悉得親切。街角的魚蛋粉店還在；紅頂小巴依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；球場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，仍

是去年常常遇見的，鬆鬆垮垮的衣褲，戴一副黑框眼鏡。

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，我很难想像去年此時，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。人們在街上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擔憂這城市的未來。而我當時身在遠方，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，唯有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，對着那些相片和文字說，文言文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學無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無論是研究、傳播或賣弄文化，都要認真謹慎。即使有真才實學，若需發聲時，也應做足準備，不能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記性太自信，弄不懂的詞，查詢《辭海》，念不準的字，翻翻《字典》，把握不好的典故，翻翻常識書，免得張冠李戴，忙中出錯，被人嘲笑「沒文化」。不然就學學上綜藝節目的蔡少芬，「不懂就不亂說話」，這就

句話就用錯了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就是資深學者、著名教授也難以做到無所不知，偶爾在文化常識上露點怯，也在所難免，會引來善意一笑。當年，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，在報上撰文說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去年夏天離開香港，今夏回來。整整一年未見，這城市於我，依舊熟悉得親切。街角的魚蛋粉店還在；紅頂小巴依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；球場上投三分籃的男孩子，仍

是去年常常遇見的，鬆鬆垮垮的衣褲，戴一副黑框眼鏡。

眼見這熱鬧繽紛的景致，我很难想像去年此時，此地正處在莫名的焦慮中。人們在街上，整夜整夜地不睡，擔憂這城市的未來。而我當時身在遠方，無法切身感知此處的變動與驚慌，唯有在朋友的臉譜或微信頁面上，對着那些相片和文字說，文言文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寫成「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」。魯迅就禁不住發出笑說，「三士」是三個武士，而不是讀書人；繼而諷刺說「舊文化」實在太難解，古典也誠然太難記，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：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，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。「令章士釗大窘，他當然不是沒文化，無非是記錯了，不過他也因此受益，會永遠記住『三士』的身份。

學無止境，天外有天。無論是研究、傳播或賣弄文化，都要認真謹慎。即使有真才實學，若需發聲時，也應做足準備，不能想當然，對自己的記性太自信，弄不懂的詞，查詢《辭海》，念不準的字，翻翻《字典》，把握不好的典故，翻翻常識書，免得張冠李戴，忙中出錯，被人嘲笑「沒文化」。不然就學學上綜藝節目的蔡少芬，「不懂就不亂說話」，這就

句話就用錯了。

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就是資深學者、著名教授也難以做到無所不知，偶爾在文化常識上露點怯，也在所難免，會引來善意一笑。當年，著名學者章士釗反對白話文，在報上撰文說，文言文，「二桃殺三士」何其簡潔，若換成白話文就囉嗦，要